

# 冷海情深

聯合文學·經典版系列之一

##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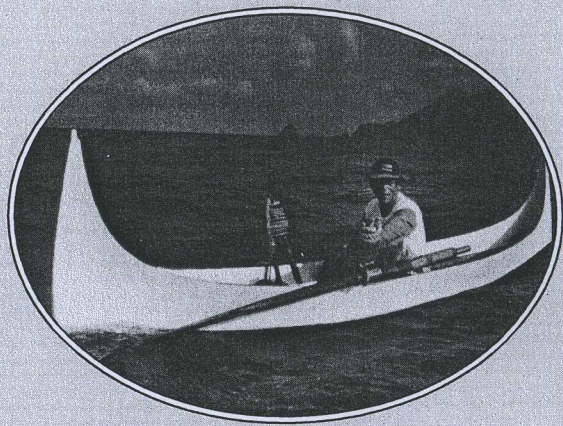
〔經典版序〕冷海再次情深／夏曼·藍波安……………V	
〔序〕從施努來到夏曼·藍波安／關曉榮……………5	
〔自序〕關於冷海與情深／夏曼·藍波安……………11	
冷海情深……………15	
黑潮の親子舟……………49	
飛魚的呼喚……………69	
敬畏海的神靈……………89	
海洋朝聖者……………97	
浪人鱈……………131	
飛魚季——Arayo……………141	
浪人鱈與兩條沙魚……………149	
女兒的生日……………161	
大缸魚……………173	
台灣來的貨輪……………185	
夏本·米多利的故事……………197	
無怨……也無悔……………205	
星期一的蘭嶼郵局……………221	
〔經典版評述〕孤獨的救贖之地／郝譽翔……………239	

一九九〇年十月某日

夜，輕輕的把雅美人的島嶼鋪上了數層黑色的紗簾，天空的烏雲滴下了細細的雨絲，隨著秋風的吹拂便斜斜的，不規律的落下。

雅瑪、依那①國宅裡，因常年累月的使用柴薪炊火，潔白的牆成了黑色，就連唯一的日光燈管亦變了黑的。雅瑪輕輕的向內移開破舊的門。「唉！外面下著雨……」把背慢慢地靠在他膚色同程度黑的牆，深深的吸了一口菸。眼神、臉部的表情看不出是喜還是憂，此對上了年紀的雅美人而言，似乎都有如斯相同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宿命氣質。雖說如此，但他們是何等的堅強，不曾為寒苦的生活向人低頭，就是生重病，命即將結束的那前些天也必須要勞動。肯定的是，父親的勞動時光絕對還有好幾年，他喜悅的是，他終於等到我和他共同造舟，教育我如何選擇材質、如何祝福山林的神祇……等。雅瑪真的是在期待我學習傳統的或是古老的生存技藝。父親常言：「你拋棄族人的傳統工作是我這個父親一生最深、最大的恥辱。」他吐出一大口的煙霧，小聲地哼他自創的詩。

他憂慮的自問，不知道孫子的父親願不願意和我上山砍柴造舟？況且孫子們



這條船是父親和我共同做的剝木船，  
他說：「我相信、信任你在海的能力。  
做條船給你是你還鄉的禮物，  
也希望你體會祖先在海上生產、  
釣 Arayo（鬼頭刀魚）那種不可取代的驕傲。  
你是達悟（蘭嶼人）男人，我老了  
現在換我在陸地上等你釣的 Arayo。」  
海上漂浮的船，證明蘭嶼人的智慧很高，  
於是逐漸把自己溶化在母體的文化，  
盡情享受不為金錢生產的生活。

潘小俠／攝

急需用錢買奶粉吃，他們需要錢？他們需要造舟？感傷的又哼了他的歌：

年少自傲的像我

頂著灼熱的烈光

往返大、小蘭嶼……

「又不是只有你一個雅美人頂過烈日的陽光，幹嘛唱那麼驕傲的歌……。」依那聽不順耳那麼美的歌詞而諷刺的說。外頭烏雲滿天，看不見月光。父親背著牆，雙掌在日光燈下攤開，數了一數日子，認為今天是吉利的夜晚，可以和孫子的父親談談造舟的事情，雅瑪這樣的思想。

機車的噪音破壞了村子寧靜的夜晚，於是早早的把引擎熄掉。我那好吃懶動的狗，今日的夜晚牠勤快的頂著雨絲在外頭等我捉魚回來，而牠的叫聲把父親引出屋外淋雨。「孫子的父親，今晚以後別再單獨一人潛水打魚，現在的魔鬼比那個時代壞上千倍。」

「雅瑪，我每次潛水以前都會在岸上留二根的長菸，求我們魔鬼的親戚保佑

我的。」我和藹的回答父親的話。

「自從漢人來了之後，有很多的數不清的，還有日本的惡靈都住我們的島嶼，真正會拿人命的是那些外來的惡靈，所以潛水在晚上不得不小心呀，孫子的父親。」依那重申的說。

都是魔鬼，動不動就說魔鬼，我心中裡沒有魔鬼，這下子也被說的有些害怕了。心裡頭頂是不高興的。「哇！好多的魚！」我那微胖的女人很興奮的說。當然我的父母親嘴裡說著魔鬼，但吃在胃裡的新鮮是讓他們欣慰無限的。

夜半，夜依舊飄著雨絲，秋風的夜與雨是最令我喜愛，瞪著路燈照射所及的範圍，雨真是美極了。手中捧著大碗的新鮮魚湯，細心的品嘗自己勞動的成果，看著孩子們在床上橫七斜八的沉睡，想想，我還真有點像父親的樣子。不一會兒，父親雙唇銜著一根菸走到屋外的涼台上，說道：「我等了十多年了，你願和我共同造舟嗎？飛魚季節就要來臨了，沒有船的家庭，等於沒有男人的家。」

「你還有勞動的體力上山伐木嗎？」我試探的問。

在黑夜裡似乎看到了父親的笑容，好像在嘲笑我說錯話。秋風帶來的夜風是帶著少許的寒氣，七十四歲了，在這樣的夜晚仍光著上身，真的很不錯的父親。

「既然敢跟你說要造舟，我就有把握爬山、砍伐樹木；反之，我是怕你不跟我學習造舟的技巧。」父親說著。

的確，把一顆樹削成三、四公分寬的木塊不是一件易事。況且木塊還是有曲線的，而要在山上完成木塊的雛型，除了技巧外，更重要的是胳膊是否有力道。至於我，是否比父親有力，誠如他所言的：「外表看來，你是比我結實有力，但在我像你這樣的年紀，你是差得遠呢，孩子。再說，砍樹不全是靠力道，而是依賴用斧的技巧……。」

「如果你還有體力的話，我們就合造一條船罷。」我說。

「不是我有沒有體力的問題，而是沒有船的男人能算雅美的男人？」接著又說。

「眼看你就要變成台灣人了，別人若說我的兒子是被漢化的雅美人的話，我是生不如死的。」

雅瑪是很傳統的人，也是很有個性的，他拒絕食用沙拉油炒過的任何一樣菜，他的上乘食物即是新鮮魚。其實，我回到家鄉定居最渴望的一件事便是和父親造船，如今他反而先提議，我心裡頭卻是有說不出的喜悅。

「夜已經很深了，你打魚也累了，許許多多的事待我們上山的時候，再慢慢教導你。」

父親進屋之後，依那問起父親說：「孫子的爸爸在台灣十多年，他行嗎？」

「不行也得行啊，他又不是漢人，用錢向別人買魚是最沒有用的男人……。」

「沒錯，不過孫子的父親會有那個體力，存有那顆心學習造舟嗎？」沒有噪音的夜晚，依那的話再怎麼小聲，我依然聽得一清二楚。確實，有很多的青年族人在台灣流浪多年後，在回鄉省親的三、四天裡，長輩們在他身上聞到的盡是胭脂粉味、古龍水以及濃濃的酒氣味，而沒有一滴海水的魚腥味。母親如此質疑我的能力，不是因為我染上以上的惡習，而是我在她眼中是漢人的體能。非雅美人的肌肉，遠離樹木的、沒有土壤味的人。依那的這幾句話，證明了自己在他們的心中是沒有傳統勞動地位的新人類。

### 十一月初某日

造舟是我雅美人最重要的技藝、生存工具以及被族人肯定為真正是男人的工

作。除了造船外，你的工是否精細、船快不快……等等，無一不是在證實你的能力，而這個能力的長久累積便是你的社會地位。

看！那條黑潮洶湧的海流，冬季和夏季的流速是不同的，近海和遠海差異更大；月圓、月缺、大潮、小潮亦都不盡相同。雅瑪和我站在雅美族祖先石男和竹女相遇的半山腰上遠望如曲河的黑潮時，向我簡述著。

「在你祖父少年的時候，我們依姆洛庫部落有二十幾條船在那兒釣魚，加上依拉岱部落的四十多條，共計快七十條的船。海流所經之處正是魚兒最豐富的地方，當天早上浪是平靜的；在夏天，由於潮流正要變的時刻，所以魚兒吃鈎特別勤，釣魚的族人也釣得特別高興。就在海正要退潮的時刻，颳起了強風，下了暴雨，十槳之外的距離是一片漆黑的，而海水的水向是往東南，也就是往菲律賓的方向。瞬間海浪衝天，水流湍急；在那時，沒有經驗的族人或沒有聽過長輩們講述應付強勁的海水的人，全被大海吞噬了；而有經驗者或經常和老人談天的人，便循著海流慢慢的划近岸邊；狂風和暴雨驟然消失後，沿著礁岸回航的兩個部落的人只剩十六條船，其中之一就是你的曾祖父的。其他的，只好祝福他們的靈魂了。所以，孫子的父親請牢記，年輕人划船千萬要學會觀察東西兩邊海平線

雲層的變化，大潮、小潮的海流是和月亮有直接關係的。你雖然潛水射魚的能力不錯，但和划船往外海釣魚是截然不同的，沒有結實的胳膊，沒有厚厚的手掌繭是不能和海流搏鬥的。」在覓材的過程中父親如此講課給我。

「孫子的父親，這顆樹是 Apnorwa，那顆是 Isis，那顆是 Pangohen……。這些都是造船的材料。這顆 Apnorwa 已經等你十多年了，是拼在船身兩邊中間的上等材質，這種材是最慢腐爛的。這顆是 Cyayi，就是今天我們要砍的船骨……。」

在父親剷除船骨周邊的蔓籐之前，他口中念念有詞，蹲在地上祈求道：

森林的山神啊

我已是祖父的老人

包括我的聲音和體味

你們是熟悉的

孫子的父親也一道來祝福你們

別讓我們手中的刀斧由銳變鈍

好使祢早早在海洋中  
衝破洶濤駭浪逞英勇。

嘩……的一聲，驚動了力·巴杜克山頂的灰面鷲、木葉蝶，牠們吱吱地叫著，父親是一眼也不看這些鳥，唯恐瞧見Taskok鳥（不吉利的鳥）。他一面削砍樹幹，同時又祈求道：

我等祢了十多年

砍除祢周身的木屑③

留下祢最堅實的部份

那是充滿飛魚、方頭魚腥味的木塊的④。

父親砍了三分之一後，把斧頭交給我，並令我念最後一句「充滿飛魚腥味的木塊」……我越說越起勁，不久這樹便順利的倒地了。父親又道：

祢是孫子的父親之主人

求祢在大海中庇佑我的兒子

滿載飛魚的榮耀歸於祢。

「雅瑪，砍造舟的樹需要說那麼多的話嗎？」我說。

「樹是山的孩子，船是海的孫子，大自然的一切生物都有靈魂，你不祝福這些大自然的神祇，你就不是這個島上有生命的一分子……。有了這些儀式，大自然就不會淘汰我們的民族。」這跟淘汰有關係嗎？我如此質疑。

「夏曼，你在台灣莫名奇怪的生活了十六年，你是無法體會、無法相信我們這些老人為何如此敬畏島上一切有生命的生物。你在台灣受教育，台灣的老師絕對不懂樹的靈魂是有被尊重的權利的，他們只教育與我們島上族人生活不相干的知識。我的年歲已經很高了，在我有勞動的晚年裡，但願你不嫌棄父親口傳給你的一些事物，唯有經常勞動的人，思想才是清晰的……。」

樹幹愈削愈薄，父親像是營養不良的人，肌肉都已萎縮了，但剩餘的肌肉緊貼在骨頭的盡是粗粗的血管，明顯的線條，這恐怕是健身院捏造的肌肉所不能相

嬌美的。我細心地帶著最崇高的尊敬，觀察著父親一上一下地削掉木塊，絲毫沒有一點疲倦，在我內心的深處自然是自慚形穢啊。

「嗶……叭嗶……叭」的聲音在力·巴杜克山峰上是那麼的清脆，鳥兒的鳴聲宛如女兒無污染的笑聲令我心曠神怡。

「別在山裡東張西望，山中惡靈是很容易辨認出你是山中的新鮮人的，往後你在山裡工作不會順利的……。」

老人的思想裡為何無時無刻不浮現鬼的影子呢？在工作順利的時候，會感激魔鬼的協助；不如意的時候，亦會以很嚴苛的、最毒的詞彙來詛咒惡靈。第一棵樹——船的龍骨，父親的神情是那樣的嚴肅。船是海的孫子，為什麼呢？我想。七十五歲的老人了，究竟是什麼樣的神力驅策父親一定要造船呢？是年老的自傲抑或想讓我親身體會造船的困難與完成的驕傲呢？我一邊削木塊一邊這樣想。

「孩子，船的龍骨要前首尾稍高……你的第一條船快不快，你都要不停反覆思索船的曲線，不斷……」父親在一旁指導我。就這樣從第一棵樹砍到第十二棵樹，從雅瑪的口中學到了很多，並且發現到在島上生存的驕傲的表現正是和自己的勤勞成正比。在一個月上山砍伐造船的材料的時候，學會了敬畏山林，學會

了祝福祖靈，學習疼山愛海的生命本質；更令我尊敬萬倍完全使用體力勞動換來生存智慧的老人；他們會向大自然山林、大海洋波濤低頭，但絕不會和自己有同等勞動力的族人低聲下氣。在同品質的土壤上，作出良性的隱性或顯性競爭；在同樣的海洋上競賽、傳授求生的意志。在此過程中，明瞭了族人似是和平的懦弱、似是強悍的理性之性格，完全是受了環境的影響。而生存（環境）條件的惡劣，最終教訓了雅美人謙卑的個性。

###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下旬

太陽刺破了黑夜朦朧的皺紋，平靜的海平線上伸出來一顆紅色的頭顱，天終於翻白了。父親和我像是海洋的乖兒子，一同到海邊祈福我們的船。船英雄般的浮在海面，傲視一望無垠的海洋。我們蹲在潮間帶拍岸的上限，波波宣洩的小浪花，宛如海神眾孫子的微笑，在熱烈的迎接著我們的船。

「孫子的父親，船身向左微傾，這現象是我們在左邊の木塊削的比較少。左重右輕，正是我要的船。因我倆都是右撇子，右手比較有力，划起來便成直線。」父親終於笑了起來的說。

我像是沒有儀隊、群眾迎接的孤獨英雄。坐在剛造完的船上，行試航的儀式。父親則在岸上欣賞船的速度、我的划船姿態。

兩個月之後，便是飛魚季的開始。村子裡的族人早已送走了台灣來的雅美的省親的青年。留下來的，則是殘存島上，無剩多少勞動歲月的老人，以及幾位不適合在台灣謀生的青年，包括我在內。

大船魚祭後的一個月半，即是最隆重、莊嚴的小船祭拜祈求飛魚的佳節。父親穿戴銀帽，我則在頭上套上金銀銅片之類族人視之為最貴重的 *Ovay*，跟在他後邊向海邊走。右手握個禮刀及一米半左右長的嫩竹，左手拿個用水煮過的楠仁樹的嫩葉，裡頭包裹著象徵生生不息的新生小米穗三支。父親道：「在海上，船即是你的生命，所以第一支小米穗是祝福小船的靈魂；第二支是祝福、祈求黑色翅膀的飛魚之神明；第三支是祝福自己和飛魚和船身在大海共存在的三個合而為一的靈魂。你要求道：『我用最潔白的心，最鮮紅的牲血祝福你們（飛魚）；我恪遵飛魚季期間所有的戒律，但願你們像雨滴滴滿我的新船，讓我們彼此共同祝福。』」而後，把竹子切成三段，兩段約十公分長的插入繫槳的繩索；長的安放在船首的右側；最後，我站在船身裡，向著廣大無垠的海洋，脫掉銀帽，把帽

口朝向海洋求道：「我用銀帽呼喊，祝福你們——天神賜予的糧食；我永遠遵守你們祖先傳下來的禁忌；我的心被所有的祝福填滿了，一如你們填滿我的船身，一尾雜魚也無。」

翌日，便叮嚀家人向學校請個假。在清晨，天剛微明，村落裡凡有小船的又聚集在海邊，並且每個人都配妥了釣具，等待最年長的勇士——釣鬼頭刀魚的領航員。當所有出海的男人全數到齊，在長老的領導下，用釣具沾了海水後，便共同的呼喚飛魚的靈魂。接著便由最年長者首先切破海神的波浪，然後一船接著一船的各自追蹤鬼頭刀魚群集的海域。我是最年輕的船員，自然是最後出航的一個。這也是我最喜歡的，因我可欣賞一船一船破浪而行的雄姿。我可敬的族人，他們都是上了年紀的海上壯士，他們鬆弛的肌肉承載著求生的意志，承繼著千年來祖先求生的技能和文化；他們的神情是如此堅強，如此的穩重，究竟是什麼樣的神力在吸引我可敬的長輩們非得年復一年的恪守飛魚季的儀式呢？是習俗？是榮耀？是地位？是競爭？我不停的反覆思索。宣洩的浪花是海神眾孫子迎接的笑容，我迫不及待地追蹤長輩們的航道，最後一位是我。

「孩子，去吧！遵守禁忌會讓你我心安理得。」我的興奮帶著喜悅，我的喜



悅帶著嚴肅，我的嚴肅盼望著有漁獲，漁獲帶給我、父親、家人至上的榮光。第一槳、第二槳……衝破浪的波峰，在波峰上以鷹眼般銳利的眼神梭巡鬼頭刀的鰭背。一百米、一公里、兩公里的距離，父親依然佇立在卵石上，雙掌頂在睫毛的上方，專注我們共造的船舟的行駛，也許是在虔誠的祝福我。越來越遠了，父親像是起了化學變化，由肉身成了黑色的肉點；但我在海上仍舊可瞧見他的雙掌在眉間。最後，在波浪一高一低的律動中，父親的黑點，消失在旭日東升、陽光照射村落石砌路的那一刻。

在海上漂浮，我感到自己有點像雅美族的男人了。船隻載著意志堅強但肌肉鬆弛的老人不時擦船而行，並船行駛，他們從內心擠出的笑容在海上的感覺是那麼令我感動。「夏曼，小心波浪哦，熱烈迎接你加入祖先傳統的 Mataw 船隊。」這時，我真的脫去了在台北十年來虛情假意的襯衫，好像陽光跳過了獨色恩特山的山峰，一絲絲的光線灼痛了我似是結實的肌膚。

哇……鬼頭刀在我船旁衝破海面飛了起來，當牠衝入海裡濺起的浪花浸溼了我的衣裳。哇！那是我的大魚，我趕緊捉住我的魚線，展開了大魚和自己智慧和體能的戰爭。還真不是假的，那尾真大！爲了不在船隊裡漏氣，爲了表示我是雅

美的男人，爲了表現自己的力氣，就是不給鬼頭刀魚喘息的機會，拚命的收起魚線。但是，魚畢竟是海裡的動物，力道不比我弱。花了十分鐘，我終於戰勝了大魚。就在把大魚弄到船身之時，好多的族人看到了我釣到鬼頭刀魚，而且是第二名，還有四、五十隻船沒有消息哩。老人們又以笑容誇讚我的好運氣。十來分鐘的較量使得自己早已汗流浹背，我脫掉襯衫，脫掉被漢化的虛偽的外衣，和我的族人們公平的接納陽光灼熱的紫外線，和浪濤的浸潤。嘿……我是雅美人，真正的，絕不是被文明化的雅美族青年。我用雙掌摸摸浮動的海流，念道：「你們認識我吧，海洋。」接著又和船的靈魂溝通道：「願我和祢永遠是海神的兒子，在海上逞英雄。」

三公里、兩公里、一百公尺、十公尺……，越來越近陸地，父親和迎接船隊的長老們早已在海邊談天。今天的日子，在他們的盛年歲月時，早已被稱爲英雄。他們個個把雙掌頂在睫毛上方，猜測第一位回航的船員（Mataw<sup>®</sup>），首日沒有釣到鬼頭刀魚的人是不能首位回航的），但願是帶給族人好的消息。船愈爲接近，長輩們縮小的肉軀愈爲顯明。當然，在回航途中，他們議論紛紛地在臆測究竟是何人。雅瑪在心裡想必早已知道是我，但其他的長老怎麼猜也猜不到是我這

個新鮮人領頭回航。他們想，在這種情況下，對新鮮人而言，不是釣具纏線就是毫無耐心的。父親內心怦怦然跳動劇烈，惟恐帶來壞消息。

夏本⑦是孫子的父親，哇……在我 Mapaboz⑧時，看到了父親的神情，他是如此的疑惑，其他的長老，紛紛挺直身子，左瞧右看船首是否有大魚的尾巴。潮水退得很大，礁石露出了水面，使我在划槳靠岸的時候，猶如蛇形。我假裝沒釣到大魚，表情故作失望樣，不咧嘴露牙歡笑，就是把喜悅埋在舌尖。四、五位長老探頭伸頸的望望我的船身，此刻，父親的腳掌早已在水裡扶著船尾的 Morong⑨，他終於露出了六十多年來沾滿了檳榔汁的牙齒，而我……微笑是給長輩們最上乘的回禮，表現今年可能有漁獲。不錯，嗯！新鮮人不空船回航是好的運氣！夏曼·藍波安沒有被漢化……；夏曼釣了一尾祝福泊船港的靈魂，真感激他帶來好消息，謝謝他賜給我好運……。我在長老們的祝福中獲得了最神聖的祝福，並肯定我是雅美人的海上勇士。中午的時刻，當 Mataw 的船隊一船跟著一船回航靠岸時，所有的勇士也都有所斬獲。頂著正午的太陽，我不知道我祖父的靈魂在冥界是否也祝福我。雅瑪、依那、妻子、孩子們盡在我四周用歡笑糾纏著我。我想，這就是不文明民族可敬的地方——用勞動累積的成果來累積自己的

社會地位。明年、後年，甚至有幸苟延殘喘到八十歲，我還是要恪遵飛魚的禁忌，參與捕魚的行列。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山海文化》創刊號

注釋：

- ① 雅瑪、依那，乃父親、母親的雅美語。
- ② 表示漢人較精於設計他人，心比較毒的意思。
- ③ 剷除妨礙好運的惡靈。
- ④ 祝福船靈帶來好采頭，雅美語都用魚的腥味來詮釋之。
- ⑤ 金箔片，為雅美人最重視的有形財產。
- ⑥ Mataw 是第二次招魚祭後，有五天的時間只能釣飛魚，釣鬼頭刀魚，禁止其他捕撈行為。
- ⑦ 夏本，表示祖父輩。
- ⑧ 船尾向陸地做靠岸的划姿。
- ⑨ 裝置船飾的桅杆之頂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冷海情深／夏曼·藍波安著。  
-二版。--臺北市：聯合文學，2010.4  
256面，14.8×21公分。--（聯合文叢；481）

ISBN 978-957-522-875-0（平裝）

863.855

99001656

聯合文叢 481

## 冷海情深

作 者／夏曼·藍波安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王聰威

叢書副總編輯／杜晴惠

文學叢書主編／鄭順聰

副主編／蔡佩錦

資深美編／戴榮芝

責任編輯／黃淑芬

校對／馬文穎 黃淑芬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10)臺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轉5107

傳真／(02)27491208（編輯部）、27567914（業務部）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udngroup.com

印刷廠／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銷／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231)臺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話／(02)29178022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1997年5月 初版（共八刷）

2010年4月 二版初刷

定價／260元

copyright © 1997 by Syaman Rapongan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57-522-875-0（平裝）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幀錯誤、請寄回調換》